

散文評審委員



委員兼召集人
李選先生

福建省林森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碩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教授、系主任、所長。現任研究所教授兼訓導長、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昭明文選通段文字考、孝經疏證、揚子法言探微、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學家故事、中國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蔡琰悲憤詩釋疑、論語孟子孝經的文學價值、中國文字的內涵、書法藝術所具現的人格意義等二十餘種學術論著。



評審委員
李威熊先生

台灣省南投縣人，民國三十年生。畢業於省立台中師範學校，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六十四年獲得國家文學博士。曾任小學、中學教師，省立台中師專講師、副教授，私立靜宜文理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孔孟學會執行秘書。著有問學叢談、根葉集、漢學導讀、董仲舒與西漢學術、村夫野語、民俗文化的歸向，中國文化精神的探索等書。



評審委員
沈謙先生

民國三十六年生，江蘇東台人，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現任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曾任幼獅月刊主編、幼獅雜誌主編。



評審委員
張以仁先生

湖南省醴陵縣人。台大中文研究所畢業，獲文學碩士學位。歷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國科會人文社會組副組長、大專院校教授等職。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及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台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著作有「國語左傳論集」、「中國語文學論集」、「國語觀證」、「國語虛詞集釋」等學術論著；早年並曾以東方青、張羅等筆名發表散文、小說，近年為高雄台灣新聞報撰寫山海經專欄，頗受歡迎。



評審委員
曾昭旭先生

廣東大埔縣人，三十二年二月二日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畢業文學博士。曾任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研究所講師、副教授兼所長、鵝湖月刊主編。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著有：王船山哲學、道德與道德實踐、論語的人格世界、文學的哲思、性情與文化、情與理之間、人生書簡、從電影看人生、且能一首樵歌、在愛中成長等書。

懷念與感激



劉富仁

民國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生

廣東省梅縣人

中國文化大學機械系畢業

現職／

神通電腦公司工程師

散文第一名 劉富仁

大學畢業快要十年。回憶從前的學生生活，最令人難忘的，要算是高中階段了。

以升學率來說，新竹中學並不是最頂尖的，但是它的教育方式卻非常的特別。這麼多年來，每次想到高中生活，便對這個學校心存感激。尤其有機會受教於辛志平校長，更是覺得幸運。

竹中的校園很美。這樣的美，大部份來自它的古老。老的房子，老的桌椅，老的設備，加上很多老的樹木。這樣的學校，裏裏外外都不會有什麼重大的轉變。它的一切，都是由時間慢慢累積起來的。如果時間是海浪，竹中就像岸邊的岩石，長時期的受到海浪拍打，一點一滴在改變，但卻是那麼不著痕跡。學校中到處老東西，連木頭柱子的紋路都變得很深刻，硬的地方還在，軟的地方早就陷進去。有一口老鐘，廢棄不用，卻仍掛在那兒，那真是老得不知有多豐富。這樣的學校，把它放在十八尖山的山麓，山是學校的一部份，學校也是山的一部份，每個人都不清楚學校的邊緣在那裏。除了靠校門那一側有一道矮鐵絲網權充界限之外，裏面無邊無際。就像新竹的風呼呼地吹，每個人看見山邊這樣的學校，也覺得自然得無所事事一般。學校雖然老，東西雖然舊，但是卻不髒，好像一個勤於梳洗的老人一般。加上學校大，格局方正，讓人覺得它還滿氣派大方的。曾經有一個老外，還是女孩子，初見這樣的學校便被迷上了。覺得跟歐洲的家鄉很像。她找到校長，希望能在這裏教書，可惜她只會教西班牙文。

這樣的老學校，每年不知多少年青學子進進出出，自然有許多事情可以寫。先從我的感覺說起。進這個學校的第一個感覺是這個學校跟自己從前所讀的初中不一樣。以前考試臨時抱佛脚，多半都沒有問題。但在這裏，臨陣磨槍，卻是既亮又不光，還惹得自己生氣。生物老師上起課來不用課本，但是內容極為豐富，有時還把科學月刊的內容也加進來。考試的時候出的題目跟課本好像無關似的，但考的卻是活生生的生物。歷史老師上課，會突然分析起德國希特勒的心態，為什麼對猶太人這麼趕盡殺絕。國文課裏，老師放他的錄音帶給我們聽，聽古人怎麼樣吟詩。這些都還算是普通的課程。對大部份的學生來說，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音樂與體育了。

不論你從前音樂素養如何，音樂老師一律從五線譜教起。從最基本的打拍子，直到加上音高變成一首完整的曲子。音樂老師硬是有本事在一個學期內讓高一新生從看不懂五線譜，練習到一拿到五線譜就可以唱得出來。高一學生將近千人，而教高一音樂的老師卻只有一位，真是神乎其技。等到學生懂得五線譜，這才開始談樂理，聽古典音樂，甚至什麼也不談，只聊些做人處世的一些經驗。這時候的課已經是二年級了。上了兩年的課，也沒看見什麼音樂課本，自己買的音樂書以及唱片倒是不少。

體育課上課時很好玩。學生先分組，喜歡玩什麼球就到那一組。每隔一段時間換一次，每個人都有機會接觸不同的球類運動。田徑則是「共同必修科」，誰也跑不掉。除了上課，學校在秋天會舉辦一個陸上運動會，夏天則是水上運動會。每個人都要參加，至少參加一個項目。這樣的運動會，光是預賽就花掉一個月。每天降旗典禮以後花半個或一個鐘頭舉行。真正運動會那天則全是精彩的決賽。另外，在每年冬天會有一個越野賽跑，越野賽

跑之前每個人都要經過校醫檢查身體。然後光是熱身就要一個月，每天升完旗就開始跑操場。第一週跑三圈，然後是四圈，再是五圈，等到第四週就跑校外。沒有人願意偷懶，因為練習時不好好鍛鍊自己，越野賽跑當天必定非常辛苦。等到一切準備就緒，就在星期六下午舉行比賽。一、二、三年級錯開時間比賽，分別跑四、五、六公里。時間是三十分鐘左右。從操場出發，經過校門，沿著十八尖山的山路跑，繞一大圈，從另外一個方向回來。各叉路口則由教官看守，以免有人抄小路不公平。當校門關閉，並插上一個大旗子，表示超過時間，成績不及格。越野賽不及格也就是這學期體育成績不及格。寒假補考時就換算成跑等距離的操場，那種孤單無聊真是比越野賽還可怕。

我常常奇怪為什麼在這個學校，考試前臨時抱佛腳沒有多大用處。後來才知道是因為這裏的老師很認真。不僅是教學上認真，在生活上也很認真。以這樣的態度來出考題，學生自然沒辦法打馬虎眼就混得過去。學生不以為同樣認真的態度去準備，恐怕是凶多吉少。大部份老師都這樣，當個竹中的學生也真是十分辛苦。老師們又為什麼那麼認真呢？原來後面還有一個認真的校長。

辛校長實在是一位懂得教育的人。他生活簡單，堅持原則，做事認真而且實在。他極不重視表面工作，不求學生參加校外運動比賽拿冠軍，但是他要求每個學生身體健康。不要求學生惡補以提高升學率，但是要求學生認真讀書，朝各方面均衡發展。他的要求形之於文字的非常少。記憶裏只有三條戒律是犯不得的，否則必定退學。其中一條就是考試不可以作弊。看似簡單的一條規矩卻是非常重要的。由於不可以作弊，所以每個人都只能憑自己的努力去決定自己的命運，每個人的立足點也都是平等的。這個規定的背後也在告訴我們，如果在可塑性最大的青年時代就已經學會考試舞弊，還能期望他將來成為社會中堅時誠實的做事嗎？這一點對學生來說，實在是絕頂重要的。對辛校長而言，他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教育跟生活結合在一起。大家每天看見他在校園走動，好像一個活的典範一般。大家眼裏看見他是以什麼樣的態度去生活，漸漸的也就受到影響。由校長而老師而學生，整個環境就是這個樣子。幾年下來，學生也就變成那個樣子。十幾年過去，也許早已忘了校訓是什麼，但卻永遠記得辛校長的精神。

學生有時也會抱怨，花太多時間在與升學無關的地方會降低聯考的競爭力。但後來想想，讀書畢竟不是人生的全部，除了讀書之外，還有好多事情要做。辛校長不見得能讓學生進入第一流的國立大學，但他所傳遞下來的精神卻是終身受用不盡的資產。

高三下最後一次上他的三民主義，他為每個人準備一份禮物。薄薄的一本自己印的中華民國憲法，上面寫上每個同學的名字，然後一個一個叫到台上來領。當每個高三學生進入最後倒數計時的時候，他仍不忘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們，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每個人不論將來做什麼，都應該去了解它。在他看來三民主義的延續是憲法而不是聯考。

高中畢業後第二年，辛校長便退休了。新來的校長一上任便大興土木，要建設出更現代化的新竹中學。昔日自然之美已不存在，我也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回學校看看。

再一次看見辛校長，是在服兵役時的過年假期裏。年初二的晚上，我買了一籃蘋果依據畢業紀念冊的地址找到校長的家。門開處，裏頭冷冷清清，一點沒有過年的樣子。多年不見，眼前看見的校長已經不復當年模樣，牙齒掉了好多，整個人看起來蒼老得厲害。看見學生來訪，辛校長很高興，談了好多當年種種，仍似從前豪興不減。臨走，他說牙齒都要掉光了，不方便吃東西，下次來不要帶禮物。離開後，感慨很多，辛校長一生從事教育，生活簡單，退休後兩袖清風，沒有得到良好的照顧。但是這又算什麼呢？也許對從事教育的人來說，他重視的並不是這些表面的東西，而是他的學生卓然有成，能貢獻自己。

幾年又過去了。有一天傍晚下著雨，早已下班，不想這時候在路上擠人擠車，便拿報紙出來看。報上說辛校長去世了。辦公室人已走光，這樣的雨這樣的心情這樣的消息，真是讓人心裏頭沉重。

回首前塵，竹中的教育對我的影響太大了。許多校友也都有這樣的感覺，大家常常會懷念辛校長。對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人來說，最大的成就就是大家始終忘不掉他的教育。在這方面，辛校長是一個成功的人。懷念之餘，也對他心存感激。

龍 眼 樹



陳溫涼
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生
台北市人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
經歷/
中國文化大學助教
現職/
家庭管理

作品/
山城作客（七星山之旅散文第二名）
奶奶的生日宴（中國社會教育社家庭
倫理徵文佳作）
涓滴成流（全國加強儲蓄徵文佳作）
魂牽夢縈外婆家、佳禮、難忘北國風
光、琴韻伴我好時光等十數篇。

散文第二名 陳溫涼

果樹當中我偏愛龍眼。

除了珍愛它汁多液蜜的果實，更愛它拙樸無華的樹身，尤愛它特具含意的樹名——龍之眼。

那晶瑩剔透的果肉，包著漆黑如墨的果核，是巨龍靈慧的雙眸，小時候，我深信不疑。

長大後，每見龍眼，總要佇足凝視，而眼前浮現的是三合院的老家及許多至愛親人的身影。

我那位於北投近郊江行尾的老家，植有許多龍眼樹。我懂事時，祖父年事已高，他將那用血汗購置來的大片田產，公平地朋分給他的五房兒子。而遍植山坡及菜園的龍眼樹，則屬「公家」。對幼小的我們來說，龍眼才是祖父的最佳贈產。

古厝的龍眼樹，共有幾棵，不曾細數，印象最深的就數「大欖」、「母子樹」及「駝仔」。

大欖龍眼

三合院正廳後方的那棵龍眼，在我幼小時，便已長成一棵巍巍然的大樹——濃密的樹葉，粗壯的樹身，枝極分伸狀如綠傘。或許因其大得覆天蓋地，無以名狀，家人索性給它按上「大欖」的樹名。

說人長得人高馬大，英雄威武叫大欖（台語），和祖父清瘦的身軀聯想一塊兒，或許並不相稱。但祖父披棘濼褻，克勤克儉，堅毅果敢的創業精神，在我們晚輩的心目中，却比凜然不可侵的「大欖人物」，更令人肅然起敬。

祖父極幼時，曾祖父便過世。他和曾祖母相依為命，原住在三合院舊址一間極為簡陋破舊的茅屋裡。他年紀雖小，志氣却高。立誓要靠他的雙手，讓苦命的曾祖母，有片屬於自己像樣的家園。

他先是在附近一位有田有產的人家去幫傭。下田踩水車，引渠灌溉，上山伐薪砍柴、插秧、割稻，負重挑肥。他樣樣都做，事事做得令主人稱心滿意，但也只能換得足以糊口的幾斗米糧。

幾年後，因著他的勤奮不懈，這位仁慈的地主，竟大方地把他那幾近廢耕的一些田地，無條件交給祖父耕作，祖父欣喜若狂。

鄉人知道了，紛紛笑他：

「連狗都不放屎的地方，還能長出什麼東西來。」

祖父不管，他說：

「我相信田土可以變成金。」

於是，他日日夜夜地耕作，鬆土、灌溉、犁田、施肥。果然皇天不負苦心人，在他的辛勤耕耘下，不數年，這片寸草不生之地，竟長出綠油油的稻子，結成黃澄澄的稻穗。村人對他化貧脊為沃野的傻勁，不得不另眼相看。

他事親至孝，常拿辛苦賺的錢，上街買最好的東西，回來孝敬曾祖母，自己則省吃儉用。

等到他成婚時，已有能力自購產業。到他的十個孩子先後出世時，他的田地也一分分地增加。先是一甲，然後增成十甲。田產較多後，他仍不改勤勞舊習，粗茶淡飯，終身奉行不逾。他的五對兒媳，個個都孝順敬畏他，事事以他為榜樣。他常對他們說：「省才有底，有土地才有根基。」

秉持「土地永不欺人」的信念，他領著兒孫，繼續揮汗沐雨。到他有能力蓋起我家題名為「貽蔭居」的大厝時，已是地方上擁有數十甲田產的殷實富農了。

那蘊育萬物的土地，讓祖父達成孝親的心願，也讓父親和叔伯們的數十位子嗣，得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享較豐的物質生活。祖父遺贈我們的，絕不只是那些有形的田產。

母子龍眼

植在二伯父菜園中央的龍眼樹，和其他龍眼一樣，春時開花，夏時結果，果實大，果肉甜。它特異的樹形，見者無不稱奇。主幹雖不甚粗，筆直而上，約三尺餘，一分為二，一大一小，一高一低；那較小株雖只圓圓一小叢，却也長得綠意盎然。而另一株，直聳入雲，蔥綠蒼鬱，像華蓋一樣，護衛著這棵幼株，狀如相依相偎的一對母子。

阿明哥未上學時，常由二伯母扶到這樹下，為我們講述百聽不厭的故事。

阿明是二伯母的三子，五歲時，因麻疹發高燒，成為雙眼全瞎的盲人。

二伯母育有八位子女，四十歲時，二伯父因惡性瘧疾離開人世。那時正逢二次大戰，二伯母的兩位較長兒子，先後被日本台灣總督府，征去南洋當兵。她以一介目不識丁的女子，母兼父職，獨力將眾兒女扶養長大，個個成為安份守己，奮發有為的人。

對於阿明，她的付出尤多。

阿明麻疹初癒時，雖右眼全盲，左眼尚有幾分視力。二伯母以為：「只要找對醫生，這眼定有復明的一天。」於是她背著他四處求醫，吃盡千辛萬苦，可惜不見起色。

有年夏天，阿明在稻埕為祖母揸背，一隻正在覓食的公鷄，竟不巧地對準他那尚有幾分視力的左眼啄去，啄得他血流不止，哀哀叫疼，從此他便真正失明了。

不能和同齡的人去入學，是阿明最大的遺憾。

我進小學後，每放學，做完功課，便和玩伴到龍眼樹下去陪阿明。對那嚮往已久的陌生世界，阿明好奇地問我：

「學校好玩嗎？」

「不好玩，整天讀書，唸不好，老師會打。」我說。

「我就是青睞無法去上學，如果我能去，一定要用功。」

聽他的話後，真覺羞愧。具有一對明亮雙眼的我，為何不如雙目全盲的阿明哥。從此，到學校，努力學習，課業日有進步。

他十六歲時，二伯母為他取得進入盲啞學校成人班就學的機會。二十一歲，他畢業。本來以他優異的成績可以直升初中，阿明却對二伯母說：

「阿母，我雖然很想再唸書，但妳那麼辛苦。我現在可以靠捉龍（按摩）討生活，想早點出去賺錢，讓妳過好日子。」又說：「我眼睛雖然看不見，但依然是個具有好手好腳好頭腦的有用之人。」二伯母聽後自是高興：「想不到一般人心目中只能終身向人低頭，供人俸養，甚而向人伸手乞食的殘障兒子，竟也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這以後，除了理家下田，常可見二伯母牽著戴墨鏡的阿明哥，行走於旅舍及老家的道途中。他們勇敢地行過風雨歲月，一如那棵相親相愛的母子樹。

駝仔龍眼

駝仔這棵龍眼，植在我家的鴨寮邊。因長得佻倻怪異，家人恒常這樣戲稱它。

曾經好奇地問過長輩：「它本來就生成這樣嗎？」

「不！被壓彎的。果子生得多，又讓你們這些小鬼爬上爬下。」

爸自小身子骨差，據說三五天總要生次病。人瘦削得有如臨風將倒的一根竹桿，又像風浪中船身受損的危船。以是，鄉人為他取了「破船」的不雅之名。

為此，他幾乎無法下田耕作，只好把祖父分與他的那幾甲地，租與一位近親，靠微薄的收入，養活我們一家九口。

生活拮据，自是難免。為了讓兒女們有機會受更高的教育，爸便以編製芒掃為業。

常是這樣的情形：大熱天，爸頂著烈陽，在稻埕曝曬月桃莖及五節芒（這些都是做掃把不可或缺的材料），媽在龍眼樹下打芒花，拔芒葉；落雨天，爸把一擔上百支的掃把，放在古厝的門邊，望著灰濛濛的天空，眼神流露出不得出門營生的無限焦慮；寒風刺骨的日子，爸穿著單薄的衣褲，抖著身子和商人量秤芒草的斤兩；雨落大了，龍眼樹不得遮身，爸躲進鴨寮，低著頭，勤奮地細掃把。

若不這樣，爸無法支付成群孩子的衣食及瑣費。

明知如此，在同學面前，我仍羞於提及我的父親。

中學要畢業，升高中填表格，面對父親職業一欄，我困惑異常，嘟著嘴問他：

「阿爸，你只能賣掃把，既不是農人，又不是商人，到底要填什麼？」爸遲疑了許久，對我歉然地說：

「就填做小生意吧！」

我十分無奈地寫下「販夫」二字。

爸在一旁窘迫道：「只要不偷不搶，規規矩矩做頭路，也不是什麼見笑人的事。」

這以後，爸不論晴雨，不管風寒，上山砍芒草，回家綁掃把。赤足荷重，沿街叫賣掃把，換來了我的高中、大學的學費。

大學要畢業，我以優異的成績，取得上台領獎的機會。第一次邀爸參加，爸一臉的笑意，原本瘦黑的臉皺紋更深了。他摸摸自己灰白的平頭，尷尬地回說：

「妳阿爸這麼沒樣子，到那種高尚地方，很不習慣。」

披白紗的那天，爸為我首次穿上西裝。長期負重的結果，他的身子駝得幾乎直不起來了。質地極好的西裝，穿在他的身上，只覺鬆垮而多綳。

惜別宴上，餵食新娘的阿婆，頻頻說著吉祥話，最後她說：

「給妳爸媽說好話。」我什麼也沒說。

當爸挽著我的手，緩緩步出古厝，行經鴨寮的龍眼樹時，我哭了，淚眼向龍眼道別：「請為我珍重。」

前些年，三合院的親族，商議將古厝改建大樓。條件談妥後，「貽厥居」很快被怪手夷為平地，龍眼樹在利斧下，依依不捨地離開我家這片平坦堅實的大地。

無情的歲月流轉飛逝。當大樓高高聳立，棟棟被裝璜得美輪美奐時，祖父、父親，還有我許多至親至愛的長輩，却已先後做古，無福留居了。

雖然，今生再也無法重見那陪我度過童年，伴我行過少年，青年的龍眼樹，但在我步入中年的現在，龍眼樹依然恒久立在我的心中，直到永遠。

我真的越來越喜歡龍眼樹了。

有情地



林明美

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生

台灣省人

輔仁大學中文系

散文第三名 林明美

作品／

惜花行（小說集）、我夢玫瑰、
梨山去來、南國情懷、靈上三章
、路過、圍牆、養雞歲月、姑姑
……等散文多篇。

我們對某個地方的偏愛，對某些事物的迷戀，往往是秘密的。

就好像你會在某些時刻，突然懷念起一個早被記憶遺忘的鄉下小鎮，一家年代久遠卻標示著你年輕夢想的咖啡店，而毅然決定前往一樣。你會在午夜醒來，帶著某種悵然的情緒，反反覆覆地播著自己最喜愛的曲子，然後對著靜寂的夜空發呆；或者是翻出一疊早已扉頁發黃的手記或信件，把自己再放逐到過去一般。

雖然你並不確定自己是否真能從那兒獲得內心的平安，卻仍然堅持者，直到你重新經歷一次為止。這種帶著精神底處深深眷戀的行為，往往是因為交織著對過去那些地方、那些事物所曾經給予我們心靈鮮明而又難以磨滅的記憶吧！

這個瀕臨陽明山山脚下，外雙溪河水潺潺穿過其中的河堤公園，這條空曠明亮、植有大王椰子的美麗街道，還有這間安置我四肢五官和七情六慾生養的小屋，以及發生在這周遭形形色色的人與事，都構成我內心一道道喜悅的秘密源泉，交揉成我生命的一片有情天地。

河堤公園·兩岸

陽明山山脚下是芝山岩，過了芝山岩往台北市中心時，你會看到一條成帶狀的河流安靜地平鋪在兩個河堤之間，形成一個極為明顯的城市與郊區的分水嶺。

那就是基隆河的一條支流，人們慣稱為「外雙溪」的河道。它從內雙溪發跡，慢慢往北走，經外雙溪、芝山岩和石牌，然後在關渡匯入基隆河。

當它穿過芝山岩，兩岸的河床突然開展起來，變成一大塊可資利用的新生地。其中靠芝山岩這岸，被規劃成一個有草坪、有籃球場、溜冰場，可供現代人休閒遊樂的公園綠地；對岸則被附近居民充份利用，開墾成一畦畦式樣不甚整齊的菜園，種植著一些易長易照顧的生鮮蔬菜。

我非常喜愛這充滿了山光水色，而且飽含著生機的河畔。我曾經整個上午都留連在堤岸之間，觸摸著大地原始的脈動，呼吸著苦艾氤氳的氣息，我倚靠著石階而坐，嚼著春草拈斷後的莖脈，看著對岸的老農辛勤地勞動者。只有在正午，連蟬也都軟弱得沈寂無聲時，我才會躲開那炙人的陽光。直到傍晚將至才又出來，躺在草坪上，注視著夕陽，看著它把河水染成橙紅色。我總想捕捉那正在消逝的夕陽，用彩色筆把它永遠地固定在畫布上哩！

然後夜晚，如果天氣不錯的話，晚飯後，我會順道到河堤繞一圈，睜著兩眼睡在星光下瀉的蒼穹下，一面聽著風過後草葉窸窣，的碎語，一面窺看著河對岸人家的幢幢燈影，還有陽明山上的流星。

每次來這河畔，坐在河邊，或是沿著堤岸散步，總覺得這裏的景觀山環水複，充滿了靈秀之氣。而最動人魂魄的是黃昏以後河堤兩岸的景致，竟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現象。

這時，公園綠地這頭，到處都充斥著熱鬧喧嘩和興高采烈的歡笑聲。草坪上做健身操慢跑的老人，球場上盡

情享受青春的年輕人，穿著溜冰鞋，騎著越野車互相追逐嬉戲的小孩，還有遠處幾個放風箏的女孩，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無限滿足的歡愉神色。

但是在河的對岸，黃昏卻以另一種相反的方式來表現。那些上了年紀，身著深暗服色的老農，他們卻仍然低頭彎腰地忙著整地，或照顧成長中的各色菜蔬；或者是默默地捲起褲管，蹲在河畔清洗著菜葉或根莖上的泥土，直到夕暮西沈，天色暗了下來，才收工。

他們泰半辛勤且不多話，黝黑的臉上也看不出什麼特別明顯的感情和思想，但是他們一個步履，一個姿勢，或僅是一個粗糙的微笑，都會讓我感動，讓我想起遠在幾千里外的家園，以及那些有著同樣勞動身姿的人們。因此每回踏上這河堤，微風的輕拂，陶醉的草香，青翠的菜園，我的心靈總顫動著一種靜謐的源泉，跟永恆的感覺。

雨聲街·去來

沿著河堤往前走，第一條街就是雨聲街。

在台北這彈丸之地，稱呼「街」的無疑都是一些偏陋狹窄的巷道，可是，雨聲街卻像它寫意的街名一樣，也有一番別緻的風景。

當你站在雨聲街口時，你會驚訝於它的道路是如此寬濶明亮，它周遭的屋宇建築是多麼富有特色，而它兩旁的紅磚道栽植的大王椰子樹，更為這美麗的街道增添了一份南國的旖旎風情。

我搬到雨聲街快三年了。對我來說，這短短的一條街，沒有一處不充滿著喜悅與情感。從街角那家早點店開始，清晨汽車馬達聲中的少女夢想，午后小販的呼賣聲，黃昏時，踩著紅磚道的輕愁，以及多少年來永遠不變的星空，不變的生活方式。

每每在夏日的午后，那經常一式卡其上衣的老人叫賣著十塊錢一份，有著極誘人香味的臭豆腐。他那宏亮的叫賣聲會傳遍整個空曠的雨聲社區，叫聲一過，烈日下的沈寂便再度沈寂，只剩下他吃力腳踏板的叮咚聲，還有對街汽車修護廠的工人交談聲。他們躺在一輛輛待修的車子底下，在雜亂鏽蝕的機器裏焊鑄、敲打，他們的臉上、手上、衣服上全是鐵鏽汗漬，但那樣的勞動身姿卻也最為感人。

然而，最令人感到寬慰的是這裏的人情，而我是承蒙幸運之神寵愛的惜緣孩兒。因此租居的日子，雖然有時也難免面臨「孤苦無依」、「三餐無人照料」的困境，卻也因而結識不少有緣人，備受他們的關愛。

就拿街上麵店那個老伯伯來說，我的日常三餐多半是在他那裏解決的。他經營生意的原則是乾淨衛生第一，顧客第二，然後酒客謝絕。他的頭髮有些白了，背也稍稍駝了，卻仍然保持著一顆開朗的心靈。

他最愛與我開玩笑。每回，我若剛洗好澡，繫著兩條小辮子去吃麵，他就會逗趣說：「這那裏來的丫頭呀！」

「我若因事出門，穿著較為時髦，他就又換台詞說：「這麼漂亮的妞兒，我怎麼不認識呢！」然後在我麵裏多加一個蛋，一塊肉。」

還有麵包店那對質樸的中年夫婦，他們已經有了三個漂亮的女娃了，卻仍然每次都要我當他們的女兒，原因是：「妳大了，可以陪我們聊天啊！」

「我讓你當女兒，那你像我媽一樣煮飯給我吃！」我噘著嘴說，很愛這樣的撒嬌。

「好啊！」她笑笑地應允，然後一轉身，一個熱騰騰的便當盒便塞在我手裏：「今天店裏拜拜，買了一大隻雞，妳幫忙吃。出門在外不要老吃麵條、麵包，會營養不良。還有記得明天讓我當女兒！妳自己說的。」

我站在那裏一句話也答不上來，眼裏微微濕潤。會的，我會的，會是你人世裏一個養在別人的女兒。

於是雨聲街裡，某個黃昏，走過一個角落，一個迷人的笑容閃過，然後消失了，但它留給心靈的溫馨卻是永遠不變的。

陋室·極喜地

室不在大，在雅緻，在人的心。

我借住的這一間小小陋室，大約佔地三坪左右。淡紫帶粉紅色小碎花的壁紙鋪滿了四面的牆，給人一種柔和的感覺。檀香色紋路的衣櫥，擱著我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美麗衣裳，同色調的書桌，我每每坐著就覺古意盎然。還有淺米色的雙人床，我常常在上面想著很多的心事，也編織著許多女的夢。

臨近路旁的窗戶，大王椰子直直矗立，每個清晨都是這樹上的鳥兒來喊我起床，然後賣燒餅油條的婦人，等娃娃車的小孩，趕公車上學上班的人，一個鮮明騷動的上午，而我的晨間早讀正要開始。

我會給自己泡上一杯濃郁的咖啡，一本雋永的小說跟一顆清晰的腦袋。我深深了解人這個生命的存有，不管是在時間或空間都會有所限制的，因此閱讀就是最好的方式，去創造出一個無限的、永恒的精神領域。

我常因執迷於書中的情節，而忘記了外面的世界。直到傍晚時，賣蚵仔麵線的老板推著改良式的三輪車到我窗戶下做生意，才驚覺時間的飛逝。

這時，我會擱下書本，去走一趟河堤公園，或走一回雨聲街。看看街上的人們，聽聽他們說一些他們的故事，還有風的聲音，河的低鳴，草的細語，都讓我感覺到自己與這世界又更接近了一點，而那正是我生活的目標。

頃而，天空中第一顆星星出現了，它在天空深處逐漸形成、固定。然後，突然間，白晝盡了，黑夜遽至，每戶人家的燈火一一亮起，屬於夜的神秘，以及夜的歡愉也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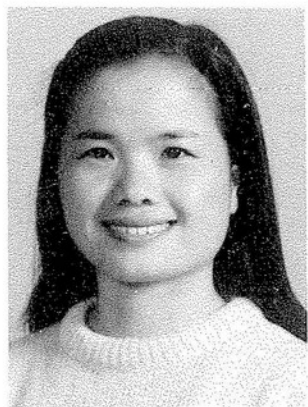
在星子的注視下，我習慣攤開稿紙，以文字來記載一日的所思所想跟生活的點點滴滴。我並沒有意圖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只是當我被月光的美，被人世的真所感動時，便期待握著一枝筆和稿紙，而且也知道怎樣使用

它們。還有什麼比跟自己的心靈貼近更快樂呢？

然後，夜很深的時候，天地都入睡了，我亦帶著豐盈的心情睡了。醒來又是新的一天了，日子不會變的。

也許，每個早上太陽都照在同樣的街道外頭，我也都坐在同樣的書桌，面對同樣的椰子樹影，同樣的人們。但是只要有情，每個時空，每個日子都永遠不互相重疊的；只要有心，從黎明到晚上都會永恒呢喃著一個新的生活。

生 之 歌



林照蘭

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六日生

台灣省屏東縣人

現職 /

高雄市立三民國中教師

散文佳作 林照蘭

經歷了萬水千山，解開了無數愁思滿懷，才覺得世上幸福的願望雖然多，心中最大的安慰只有一件；天下動人的字眼雖然多，最耐低迴品味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愛」。

一、前奏

是一種年歲增大後的渴望在燃燒，也是一種母性深深柔柔的企盼在呼喚，竟輕易的取代了二十多年來有增無減的求知慾，也不撓有半絲後悔——我懷孕了。

起初，我總自私的認為活著是一種享受，勿庸讓孩子來羈絆我們的下半輩子。而先生卻要我體認生命延續的真諦，父母造就了我們，我們也要培育優秀的下一代以回報。因此，我們有過多次的爭執，甚至很幼稚的想用認養、領養等方式育嬰。並非懼怕生產的痛苦，也非擔心身材的不勻稱，只是考慮到自己不穩定的情緒，多愁善感的情懷，不能給孩子織就一個充滿溫馨的家。只是每每瞥見母女情深的畫面，或童心童語的激盪，內心就起伏不已，不要有孩子的決心也會馬上崩潰。請不要譴責我的自私，我也深愛著孩童天真無邪的一顰一顰。

於是，搜集了各種不同畫面的嬰孩照片，貼滿臥室的牆壁。當夜深人靜，或閤書冥想的片刻，我總愛沉浸在這一片「童年」裏：有的是睜著圓溜溜的大眼睛，吮著肥胖的雙手，叫人好想在在那紅咚咚的臉頰上，輕輕的親上兩口；有的眼眶尚含著晶瑩欲滴的淚珠，小嘴巴已漾起笑意，叫人心疼得好想摟進懷裏，為他拭去將溢的淚珠；有的專注的凝視著母親慈祥的笑臉，那股神情，似乎詮釋著：媽媽，我就是這麼愛您；……書桌的玻璃墊下，也壓滿小孩子的卡片或書籤，只因愛著嬰孩純潔、樣實、真誠的真、善、美的境界。不過，那畢竟都是別人的孩子，只是圖畫，不能讓我「擁有」，不能和我牙牙學語，我還是會偷偷的做著「媽媽夢」。

二、第一樂章——喜悅的快板

我不贊成養兒方知父母恩，從父母的身教中，我已體會敬人者人恒敬之。懷孕的痛苦，我也不認為是一種當母親的考驗，卻認為：若我是嬰兒，若我能選擇，我不要因為我的生而陷母親於痛苦的深淵。可是事實卻告訴我們，有付出才能有收穫。

走出病理檢驗院，拿著一張黃色檢驗單，證明我不再僅僅是一個我，還有一個小生命也在滋長時，對我而言，這簡直是個創世紀的日子。當先生獲知這項千期萬待的事實後，眼睛濡濕了，強有力的臂膀緊緊的摟著我，當作一種無言的感謝，這可是他費盡多少口舌後才建立的事實呵。是時，但覺兩顆砰砰的心跳，交融著奏出生之喜悅的樂章，星兒在眨眼，月兒柔柔的微笑，都只詮釋著二個字：幸福——當媽媽原是這般美妙的事。昔日不堪入耳的車輛穿梭聲，此時也變得很有韻律。然後，我們手攜手，選擇一段長距離的散步，做為發現新生命的慶祝，偶而相視一笑，什麼都不必說，心頭也充滿暖暖的溫馨。脚步輕了，萬物似乎也跟著我們一起歡舞。

爾後，我不嫉妒不能獨握先生溫暖厚實的手掌，我們要共同提攜一個小生命，共同織就一個快樂窩，掬滿愛

三、第二樂章——渾沌的中板

快樂的時光，總是比想像中的短暫，才剛譜出喜悅的前奏，卻不能繼續以輕快的樂章，道不盡的害喜苦，恰似一個休止符，終止我對新生命興奮的期待。

往日，是以一段輕快的音樂拉開序幕，現在總是連連的嘔吐做為一日之計的晨鐘。怕去又不得不去的盥洗室，成為我「一吐為快」的最佳場所，往往非吐到「青黃不接」不能休，然後再渾渾噩噩的把身軀拋給床鋪，任他天旋地轉。天地似乎回到最初的渾沌，我被栽在運轉不止的熔爐裏，努力得想抓住一樣東西喘息一會兒，都屬徒然；身體是一會兒倒栽蔥，一會兒似無舵的船，東倒西歪，或者似失足落懸崖的人，欲喊救命氣已絕，而冷汗淋漓。勉強支起身子，想喝一點開水，又覺路面崎嶇不平，滿是坑洞，開水始終在不可及的遠方……

面對學生，不再意興飛揚；面對書本，更覺煩躁，世界變得非常不可愛。滿桌佳餚，吐出來的次數比吃進去的口數還要多。有一回，先生出差，更覺無助，也不知在床上昏睡多少時辰，直感到一陣涼意才驚醒，原來媽媽早已立在身旁不知呼喚了多少回！淚珠佈滿她歷經風霜的臉，也掉落在我的臉頰，原來是這般愛的呼喚，始換回我游離的魂魄。然後媽媽再用抖顫的手，一口一口的餵我熱魚湯，方知什麼是美食，更知疼在兒身，痛在娘心。媽，沒有您無時無刻的噓寒問暖、送吃煨藥，我永不得為人母的心願，想當年，我是否也這般的折磨著您？

呵！母親，偉大實不足以形容您絲絲不求回報的付出，母親原是孩子的折磨堆砌成的身軀，所以才那麼耐風吹雨打。

四、第三樂章——等待的慢板

懷孕初期，醫生告訴我說：「恭喜您當媽媽，三、四個月後，害喜的症狀就會減輕，放開心胸，不要緊張，當一個快樂的媽媽。」向來，我就是最聽話的病人，可是醫生開這帖「放開心胸，不要緊張」的免費藥方，是入於耳，卻不得門徑難入於心。嘔吐後的渾渾噩噩頭重腳輕，更覺得懷胎十月的遙遙無期。我恨自己羸弱的身軀，不足以扮演母親的角色，無能為胎兒塑造一個安和的環境；知識的累積，也奈何不了這般痛苦的衝擊。所以，我想到一件可卑復可笑的舉動——拿掉「它」。

丈夫是百般呵護，要我再試著忍耐，煎熬的日子正可磨鍊無比的勇氣，更能體會無病無痛的奢侈。我會含淚點頭答應，是因為更相信醫生勸慰的話：「沒關係，初期四個月一過，就會覺得比較舒服。」心想：二十來歲年華的虛度，還不是只一眨眼的工夫，四個月又算什麼？

四個月在不停的搬弄手指中熬過，並沒有為我立下從此不再嘔吐的分水嶺。醫生、護士勸我多吃，因為懷孕初期的營養關係胎兒腦部的發育。不敢奢望孩子將來果能成龍成鳳，但也不希望是個藥罐子，所以在嘔吐之餘，仍鼓勵自己把牛奶當開水喝，那番眼中含淚、味如嚼蠟的「人見猶憐」的狼狽像，如今回憶起來，仍是滿腹辛酸的汗酸味逼得自己無法忍受，還未到廁所已嘩啦啦吐了滿地，濺了一鞋子都是，小男生們還竊竊偷笑，我却無力數落他們的無知，忘了母親也曾為他們受罪過。

服了藥，打了點滴，情況也未見好轉，醫生懷疑有其它症狀，建議掃瞄看看。問題是一點起伏都沒有的小肚子，還必需先喝大量的水撐飽肚子，才可以照呢。先生忙著送開水，我是喝一口，吐二口，虛弱得連先生也放棄希望的說：「好吧！拿掉了。」我迸出了感激的淚水。躺在病床上，醫生用超音波努力尋找胎兒的位置，找了好一陣子——他一定高估胎兒的成長率了，突然冒出一句：「怎麼沒有心跳呢？」雖說拿掉孩子的心意已堅，但這沒來由的一句話仍似晴天霹靂，頓時頭腦一片空白，手足冰冷，任淚水濡濕枕巾。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看著面對超音波鏡頭的先生，臉色也青一陣白一陣，希望也滑至谷底。忽然醫生說：「有了，有了，在這裏，怎麼這麼小呢？」好一個「如夢令」，這回換先生眼裏閃著淚光，我也頓悟失而復得的喜悅，我要以無比的信心接受種種煎熬。

先生忙著燉大骨海帶湯，到頭來也是他自個兒解決。嘗遍多種止吐秘方，仍然無濟於事，但也沒有往日的自怨自艾了。就這樣一月挨一月的，好不容易挨到預產期，奈何產位未下墜，胎兒體型足足小正常胎兒一個月，醫生要我再稍候時日，於是，我忙著爬樓梯、散步，走到兩腳發酸，踢壞兩雙平底鞋，仍不聞陣痛，而我已道地的「懷胎十一月」了。

接受新型胎盤測試檢查，知道胎盤已漸鈣化，不能再供給充足的養份給胎兒，且胎位不正，乃決定剖腹生產。在此之前，我是個十足膽小的人，見人受傷流血，自己先感到暈眩，今天自己得上手術台，更是畏懼三分。從不信邪的我，也齋戒沐浴，拚了三牲，虔誠的跪在註生娘娘前，祈求她賜我平安生產。辦妥請假手續，提起早就準備周全的住院用品，就前往醫院。此刻，我的心境反而平靜，倒不是已交待好身後事，是深深的領悟出生死原是一線之隔，有時也容不得自己去選擇，又何苦花費一生庸庸碌碌的去追求虛名呢？

五、第四樂章——驚愕的急板

躺在待產室裏，周遭是慘白的牆壁。雖然科技發達，我也不是第一個手術實驗品，但我仍然覺得很無助。有些人生產輕而易舉，有些人卻得賭上性命，同屬圓顛方趾的人類，境遇並非都雷同；若強要拿捏一個道理做圓融的詮釋，只能很不科學的說：造物主早就安排好了。

待產室，是充滿痛苦與期待的地方，每一個挺著大肚子的母親，不是手撫肚皮，就是猛捏後腰，或坐或立，動作不一，表情可都是一樣的蹙眉、出汗。有人把痛分級，結果以產痛為最難忍受，有些人痛得喊救命，有些人則靜靜的任眼淚不斷的淌下，那是不可抑制的痛楚的代言，誰也幫不上忙。產婦忍受子宮劇烈收縮的痛楚，胎兒何嘗不也賣命的試著開啓生之門，直到新生兒以一聲嘹亮的啼哭報佳音，二者的痛楚才能結束。生命的形成，原是凝聚這麼多的精神，這莊嚴的創作，何以還有人不珍惜？那些為非作歹的人，都當目睹這番艱辛的歷程，體認生命的可貴，是不可浪擲的。

連打二天的催生劑後，除了叫我呻吟不已的腰酸外，子宮口也僅開了二指。望著多少新面孔的進進出出，心裏好生羨慕。醫生看著自己超小型的肚子，直道：「這麼小的肚子，自然產應該沒問題，剖腹產是太大費周章了。」誰知道天不從人願。

上了手術台，再也不是我能控馭的世界，耳畔是模糊的刀械碰撞聲，屋頂的手術燈，反映出醫護人員的倒影，制服是白的，頭罩也是白的……極力想銜接媽媽的面孔，都覺得好吃力。

哇——，恰似海頓驚愕交響曲，我清醒了，我哭了。雖然不能立刻擁抱娃兒入懷，這磨人的小精靈，不過我已滿意自己努力的成績。此時，我只覺得好累，為了此後將走更遠的路，我必須休息……。

再睜開雙眼，已見媽媽、先生各立兩側握緊我的手，感覺好幸福。先生感激的說：「看！我們的寶貝有十個手指十個腳趾，很健康呢。」來不及細思話中深意，我已疲憊的張不開眼。

從此，我加入了「弱女可為強母」的行列，肩負起為國家培育棟樑的重責大任。

六、尾聲

生，是一首歌，一首令人低迴不已的歌，因為它是來自母親的創作。人兒，不可忘了歌詠，它使我們心平氣和——因為充滿愛；它激勵我們前進奮勇——因為充滿愛，不可忘卻這天籟啊！

走向陽光



侯迺慧
民國五十年九月三日生
安徽省宿縣人
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肄業
現職/
學生

散文佳作 侯迺慧

一個不愛問「為什麼」的孩子；我的童年以為灰藍是最自然的常色，潮溼的天空總是定定地瞅著我。人們可以解釋為何會下雨，卻不能說明為什麼那會是個事實；正如母親可以述說我是怎地出生，卻永遠無法讓我明白：為什麼？她的女兒是我！

回頭，幼年從一段渾沌虛白中鑽出身來。抖落迷霧，母親，早是最親近仰賴的人，兄弟姊妹已是生活中的伙伴；記不起渾沌中自己的面貌，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父親，變成遠遠模糊的往事。不曾敢問「為什麼？」因為每一個問號是一根鋒銳的利針，會刺湧出母親太多淚水。一個不愛問「為什麼」的孩子，心中充滿許多疑惑和命定的驚歎。

母親，總是孤子一人，在清晨出門，到天黑或初夜才歸來。一個年近三十的少婦，已經清清楚楚地明白：年輕浪漫的生命，嬌羞溫柔的美麗，以及在身上停駐過幾個春天的幸福，已隨著深埋進一杯黃土裡，闔上最後一頁。更明白為了五個稚小的孩子，必須穿上嚴父的衣裳，學習嚴厲和堅強。記得每天日落，帶著弟弟坐在家門口等她回來，日子總在等待和恐懼中度過。等待母親歸來，好讓家中有一絲安全感；又怕等到睏了，上牀了，還聽不見她的腳踏車聲。等待她回來，滿意兄姊的家事，欣慰我們的乖巧；又怕她對我們的疏漏的生氣。至於母親一天的疲憊，威黑中孤獨的回家路程，以及生活的壓力，都不曾進入我單純的悲喜中。五、六歲時，一個冬天的夜裡，母親剛從工廠加班回來，把五個孩子叫醒。原來停水了，要靠廟前那口井，才能清洗我們換下的那一大盆衣服。母親一個人不敢去，於是我們在朦朧睡意中，與搖搖晃晃的盆桶，跟著母親身後。不知道抬頭看看星空，我只見到寒風中緊閉著門窗的每一戶人家，發出昏黃的小燈光，想著他們正躲在溫暖的牀被中熟睡。廟前只有流水伴著洗衣聲，和哥哥壓水發出吱吱的尖銳音調。我們沒有講故事給母親聽，也沒有談白天的生活，更不會說笑話。只圍蹲在水井旁，靜靜看著母親緊抵的唇角和漠然的神情鑲嵌在深黑的背景中。她美麗的容貌和星星一樣，被遺忘在遙遠的天空，與她的生活世界沒有絲毫關係。我當時沒有情緒的心，要到長大後才明白，那叫辛酸；才想到如果當時我說個故事或唱一首輕快的歌，該有多好。

聽話、守規矩，是我童年的課題；而憂懼、深沈是我不夠體貼的心：用沈默把母親責備的眼神鎖在我的心門外。記憶中，母親幾乎不曾當面稱讚我們，只能偶而在她與別人交談中，不小心聽到她是多麼因我們的乖聽聽話、老成優秀而欣慰。我們的表現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和我們的環境太相配，以致於有錯誤的言行，嚴厲的懲罰是最自然的結果。緊張和憂懼充滿小小的心，沒有多餘的心思去體貼：母親嚴厲的處分，其實是她莫大的傷痛和深切的期盼。這種無知與單純的辛酸，全然留給長大懂事後自己多愁的心。假如這一生真的能重來一次，我願以活潑輕靈的笑貌，小女儿的嬌嗔圍在母親身旁，化掉母親心中的凝重和孤寒，抹去兄姊們的深沈與憂鬱；好讓我們長大後，不必費力學習使用鮮豔明亮的色彩，不必長期揣摩如何表達愛和關懷。

宿命與冷漠跟隨我二十幾個春天。一直不知道，要常常抬頭看看天空，在潮溼之外，也有蔚藍的澄澈明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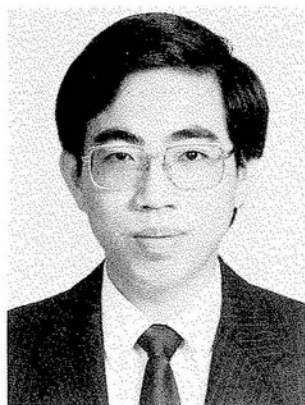
還有霞采的豔麗豐富。更不知道即使是陰霾的天空下，仍可以唱快樂的歌，可以用明亮的笑貌去回應它。我呆駭地把自己心中的枷鎖桎梏了太久。所幸，生命根源中那一點仁善的本性，在幽黯陰沈的心境中是不曾熄滅光熱的。不管自己生命氣質多麼傾向清冷冰涼，總是有一份燃燒的真誠，加上家庭、學校教育的種種啓迪，願意愛家人、親友和不識的人類。雖然這份熱情是那樣含蓄、凝斂地包圍在淡漠的外表之中，但一些敏銳、用心、善於體諒的友人還是能夠感受到，並且惋惜這份溫熱在我生命中不得開展發散，而願意用各種不同型態的善意，鼓勵我走出潮溼陰霾的小天地。

雖知門外盡是陽光普照，我像學步的小孩，長久的猶疑和畏懼，卻跨不出門檻。然而心是向著廣大世界的，尤其數次不經意地知道一些朋友，神采飛揚、笑貌奕奕的背影，原來是從幽冷處幾番曲折翻轉出來的，才恍然信悟，生命原本充盈着各種可能與自由。信心和典範是踏出第一步的導師，而享受到陽光的溫煦，品嚐到內心光熱發散時的輕鬆和交流時的快樂，更是推我繼續向前的動力。但是自幼的積習，常潛在地蠱惑著我，對眼前這個漸漸明亮的自己，生起無名的陌生，也對暴露在陽光下的生命因缺乏隱蔽而油然驚懼。原來，只憑靠著原始的熱情和希望是不夠的；要等到多讀些書，學會在典籍世界中用全幅生命聆聽豐富智慧的言語，取來反省檢討自己的心境，才漸漸醒悟，驚訝從前是如何地依恃著直覺過日子，沈溺在個人的遭遇和福報中而不知道。原來，天地覆載生養萬物，是那麼寬厚親切，山用它的篤定，水以它的清靈來豐富世界；生命也應該純粹潔淨，卻被我丟置在自己不幸的遇值中，糾纏束縛。莊子要「原天地之美」，我必須先原生命之醇，把自由性與清明，豐富性歸還給生命本身。慢慢地，我走出了幽黯，不僅習見耀明的陽光霞采，也讓心中一點善意和愛，熾熱明亮起來。生活中，歡笑不再困難、奢侈，而是那麼自然地流動著，緩緩地也搖盪到母親心中和兄弟們的臉上。現在唱輕快的歌，說幽默的話並不遲，我把遺失在遙遠夜空中的母親的笑容，捧回我們的生活中。

一個閉鎖陰沈的孩子，來自於安全感的缺乏與恐懼；而強烈渴求安全感的心，起因於對幸福保障的失望和執著，然後用失望和執著的大鎖，把無辜的生命禁錮起來。要等待多少親朋的愛與細心，才能銷鎔得掉一把巨鎖；要積累無數先人智慧識見的灌溉滋潤，緊縮的心才能鬆暢。覺醒的生命自由了，便知道：不要再向天問「為什麼」了，而要自問「應該」做什麼，才不致辜負這麼豐盈的愛，才會深契那千古以來承繼不斷的生命智慧。快樂，不是達到什麼遭遇，被命定在什麼位置，而是我做了什麼體貼他人的事；不是潮溼的天空定定地瞅著我，而是我用澄澈的心境回想出青朗的天。

終於，我走進了陽光，因為愛。

古蹟巡禮



孫嘉鴻

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生

高雄市人

現職 /

教員

散文佳作 孫嘉鴻

在清新的晨曦沐浴下，走過搖曳的鳳凰樹，喧囂的羊蹄甲，去尋訪紅牆朱瓦的孔廟，該懷抱著什麼樣的心情呢？遙望飛簷一角，迴廊曲折，一塊古老的石碑靜悄悄的豎立著：「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

經過了拱門，映入眼前的是莊嚴肅穆的「禮門」，「禮門」後延伸開展的則是「義路」。「禮」，是儒者入德之門；而「義」，則是儒者的大道。夫子以六藝教人，弦歌不輟，諸生涵泳其間，如春風之沐，如時雨之化。遙想當年，鄒魯之士，縉紳先生，進退揖讓其間，撫今追昔，真有韓退之「惜乎！不得及時側身其間」的感慨。

聳立在中央的是大成殿，神龕上有至聖先師的神位，屋樑下懸掛的是歷代御筆匾額，「萬世師表」、「聖神天縱」、「斯文在茲」。有道：「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中夏文明的曙光，文化的發展契機，皆有賴是啓，金聲玉振，垂教萬世，嗚呼！「天下無道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越過曲折的迴廊，兩邊的廡相，供祀著歷代儒門先賢，熟悉的名字一一映入眼簾，昔賢升堂入室，得窺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潛德幽光，益增添文化的光輝，而多少王侯將相，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只有這個涵泳禮樂仁義的文化象徵，使得後世的追思者，低迴流連，不能去云。

堂外，幾棵英發的老榕，盤根錯節的纏繞著，柏森森的扶疏，無私的陰蓋大地，金黃色的陽光，延著廟宇的一角，灑落了下來。走到欄杆前的泮池，半圓形的池塘，圍繞著弦形的磚牆。幾隻游魚優哉，游哉的嬉戲著，間有靈龜在水中沉浮。萬物靜觀皆自得，呈現著生生不息的氣象。回首孔門，恍惚中傳來遠古的呼喚！

「風兮！風兮！何德之衰也！水哉！水哉！盈科而後進。」對於這位棲棲於衰世之中的旅人，他的理想執著，救世情懷，將永遠是中國人文的典範。

「王盡丹心妃盡節，地留青塚史留芳」

五妃廟係明寧靖王朱術桂從殉姬妾袁氏及王氏、秀姑、梅姐、荷姐五人同葬處。明永曆三十七年六月寧靖王決定殉國，五妃先殉，以全其節，後合葬於桂子山，走過路旁石碑銘處，沿著臺階拾級而上，沒有聞到桂子飄香，倒看到了紅、白相間的羊蹄甲，錯落在山坡上，沿著地勢起伏迤邐展開著；高大的鳳凰樹遮住了藍天一角，聽到腳底摩沙樹葉的沙沙聲，感受到的是無邊的幽靜。少了摩肩接踵的善男信女，好似遠離塵世，真正不食人間煙火的。或許地僻一角，不為人所熟短吧！然而「空谷幽蘭，不以無人而不芳」，廟雖不大，而堅貞氣節所彌發的英氣，卻使人低迴。

最吸引我目光，也讓我徘徊留連最久的是廟前那一叢叢的修竹。金黃色的竹節，鑲上墨綠的七根弦，一根根緊立著，是如此的堅貞挺拔，在其他的竹，我曾見過相似的竹，然而它們都沒有如此地開展著，它那直聳雲天的氣魄，似有來自地心的一股力量支撐著，使它昂然挺立，傲視群倫。

廣場前面，一張石凳，兩個皤白的老者，往來對奕著，我不禁駐足圍觀了起來。幾年來慣於都市塵網的喧擾

，已然了忘，人世尚有如此悠閒的歲月。也許，世事本如閒棋，多少煙雲，盡付漁樵閒話中。仰視穹蒼，江山不語，我想所有永恆的事物都是沈默的吧！

赤嵌樓的得名，據連雅堂氏云：「赤嵌，番社名，為今臺南府治，故荷蘭築城，臺人謂之赤嵌樓，語其地也」。三百年前，荷蘭人使用石灰、糯米、蠟灰和糖汁調成的土砌造成此一城樓，眼前卻畫棟雕樑的展現中國傳統風貌，曲折的座台，迴轉成多變化的空間，飛簷翼角，表現了曲線的舒展，精細的浪花脊飾，襯托出古典的幽美。幾百年前，潮水本可直達牆下，而今城牆已部分塌毀，當年的水哇，如今已成為繁喧的市區，藍天的一角已駭然入侵現代的高樓，撫今追昔，能不慨然。

大榕樹下，圍聚著一群老人，話滄桑、道古今、談往事，從他們簡樸的衣著，老皺的面孔，也許他們在這裏打發他們無聊的晚景。畢竟，人和故土的情感是無可比擬的，真正的鄉土，是和歷史的情感結合在一起的，人和這塊土地一起成長變遷，使得他們已經成為古蹟的一部分了。

樓南側的池塘邊，我細數著那石龜所駝的清代紀功碑，「平定臺灣二十功臣像贊序」、「平定臺灣成功碑」、「擒林爽文碑」、「命臺灣建福康安等功臣生祠詩以誌事碑」，多少史事，竟濃成一塊塊的文字，歲月如流，多少功名，已化為塵土。

步入樓中，堂前懸掛著鄭成功的肖像，英姿颯爽，西望中原，海的那邊，就是鄭氏日夜所懸想的故國了。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山川不改，景物依舊，婆婆之洋，美麗之島，惟王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我凝望著幾百年前荷人畫的古舊臺灣地圖，高山青翠，綠水環繞，遙想三百年前，驚鴻一瞥的呼喚：「福摩沙」，西人挾其船堅砲利開啓了海運，也使這美麗之島蒙受前所未有之變局，荷人啓之，鄭氏闢之，清廷的改制，日人的竊據，後人是無法一一細數它的滄桑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多少英雄人物。仰望斜暉夕照，想起了古人所說的：「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夕陽伴客愁」，或許，歷史的情結，是無法在個人的喟嘆中結束的。